



济南双忠祠街。

双忠祠街，是明府城中的一条老街，在鞭指巷的北边，东西走向，因清初在街的偏西路北建有双忠祠而得名。

## 明末国难，两忠卫国牺牲

双忠祠，是为了纪念明末在济南死难的山东巡按宋学朱和历城知县韩承宣建立的。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西部中国节节胜利。趁着明军与农民起义军死斗之际，关外清朝统治者多尔衮率领骑兵十余万，兵分两路入侵明朝。

清军在密云墙子岭和青山关突破了明军的防守，明蓟辽总督吴阿衡率兵迎战，壮烈殉国。清铁骑经北京城外攻下涿州，西沿涿州南下大道，东沿运河，兵分八路，齐头并进，所过府、州、县，均被攻破。明廷震惊，下诏各地勤王，宣山西总督卢象升督各路援军，以大监高起潜督边防劲旅狙击迎敌。

高起潜这个人，胆子很小，畏敌如虎，虽坐拥精兵数万，但是仍然逡巡不前。他将部队驻扎在数十里外，拥兵观望。总督卢象升名义上是各军的统帅，但是并无实权，手下的王朴、杨国柱、虎大威三总兵，不足两万人马，还都是将骄兵疲，实在不堪一战。

这年十二月中旬，明清两军在巨鹿贾庄蒿水桥相遇，王朴首先率兵跑了，清军趁势冲来，铁骑腾踏，箭飞如雨。杨国柱、虎大威部跟着溃败。黎明后，只有卢象升指挥标兵三千死战，卢身已中四箭，又受三处刀伤落马，战死沙场。掌牧官杨陆凯为了掩护卢象升，身中二十四箭阵亡。卢象升的坐骑守在主人的尸首边不肯离去，伴随着东北风，阵阵嘶鸣，人们也借此寻找到了卢象升的尸首。

【明府城史话】

□本报记者 朱文龙

## 双忠祠街：清朝建造的抗清忠臣祠堂

清兵继续南下，崇祯皇帝命令兵部尚书杨嗣昌会同山东巡抚颜继祖率军赴德州堵防，但是清军势如破竹，由巨鹿连破临清、武城、荏平，于十二月中旬兵临济南府城下。

此时，山东巡按宋学朱正在章丘巡查，闻军情后，火速返回济南，与布政使张秉文共同守城。虽然此时济南只有乡兵五百和莱州的援兵七百，但是面对十余万清军的围攻，毫无惧色，坚守了九昼夜。最后在清军的炮火云梯中，被攻陷城池，这一

天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正月初二。

济南沦陷后，宋学朱在城楼战死，张秉文在西门大街巷战死，妻室女眷投大明湖自杀。按察副使、盐运使、兵备道、济南知府、同知、通判、历城知县韩承宣等均遇难。

这场战争是济南历史上的空前劫难。城破之后，清军为了泄愤，大量屠杀平民，并将年轻妇女、少年男丁俘走。数十年后，蒲松龄著的《聊斋志异》在《鬼隶》、《林氏》等篇中反映了这场祸事。

## 清朝建造双忠祠

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开始大肆宣扬“教忠教孝”，对抗清明臣进行了大量的褒扬。

原在济南死难的张秉文，本已受到了明廷追赠的官职和“恤典”，并给他建立了专门的祠堂进行祭祀。宋学朱则因为没有找到他的尸体，明朝并没有对他进行“恤典”。

康熙年间，宋学朱的儿子宋德宜官拜大学士、礼部尚书；韩承宣的儿子韩世奇任湖南巡抚。按照清朝管理，朝廷追封宋学朱为文渊阁大学士，追赠韩承宣为工部尚书。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巡幸江南，在长洲宋学朱的墓地，题词“传经世泽”，次年在济南建造了双忠祠，供奉宋学朱和韩承宣。

据史料记载，建祠之后，祠堂院中有泉水涌出，随即命名为“双忠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高宗对明末死难的诸臣都给予了“赐谥”，宋学朱被赐为“忠烈”，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重修了双忠祠。

双忠祠在历史上，以院中的四座丰碑著称。一是王士禛撰文的《双忠祠记》，一是徐乾学撰文的《宋御史传》，还有两块是山东学政赵申季撰文的《双忠泉记》和宋学朱后人宋思仁撰文的《重修双忠祠记》。

这四座碑，撰文者都是名家，书写的人多为济南名士(朱绅、朱纲、朱绛、桂馥)，从文物角度上来说，十分有价值，可惜现在均不知下落了。

历经多年风雨沧桑，双忠祠已经废弃。街口一眼古泉边打扫得干干净净，大理石砌栏，池壁上端刻着“双忠泉”三字。如今，人已没，祠亦废，但青史未泯，泉水为鉴。



双忠泉位于双忠祠街上。



位于双忠祠街孙家大院南墙上的拴马桩。



【忆海拾珠】

## 西市场的泉水泡茶

□台应新

西市场没有泉水，却有名副其实的泉水泡茶。

济南解放后，我爷爷奶奶在西市场的东面摆了一个茶水摊。如今已年过八旬的老父亲回忆说，茶水摊的北邻是“马家馆”，南面是“和平电影院”，茶水摊的前面是硕大的空场地，平日里就被摔跤的、玩杂耍的、卖糖稀的、修鞋的、铜盆子铜碗的小商贩占据着，很是热闹。西市场的老人，都称这里为“杂八地”。

我是50后，出生在老济南商埠区的西市场，并在这里居住生活了近40年，称得上是四世同堂的老济南人。

那时的西市场周边没有可以饮用的自来水，也没有人发现过泉眼或冒出的泉水，老百姓洗衣服、刷杂品，主要是靠周边的河水和井水。只有做饭和饮用水，才从城里运来的泉水。

茶摊经营以奶奶为主，茶摊上用来冲泡茶叶的水，是咱们老济南趵突泉的泉水。老父亲回忆说，当时管着向西市场运送泉水的有好几个人。他们在地排车上装上横躺着的铁皮桶，桶的上面开了一个较大的方口，往里灌水，出水口是在桶后面的底部，加装出一根管子，管子口上有一个活动木塞，拔下木塞就可以出水。送水的人每天到趵突泉或五龙潭拉来泉水，然后按五分钱一挑(两桶)、三分钱一桶或一分钱两壶等价格卖给百姓，如果事先买他的水牌，价格会更便宜些。其中一个姓李的老汉，他专门给我奶奶的茶摊运送泉水。

奶奶的茶摊不算大，两张方桌四周，各摆放四条板凳，其中一张桌子旁边是炉子和烧热水的铁皮壶，桌子上有两把青花瓷的小茶壶、一个大茶壶、数个瓷茶杯和大饭碗。客人来了可以喝茶或壶茶(用瓷杯或小茶壶单独泡茶)、大碗茶(大茶壶里泡好的茶)，也可以喝白开水。茶叶呢，主要是茉莉花茶、珠兰大方和龙井名茶。那时候，百姓的生活不富裕，挑选杯茶或壶茶的，主要是西市场里那些做生意的人；专捡大碗茶喝的，是那些逛商场买东西的顾客。

茶摊北邻“马家馆”的芝麻烧饼很好吃，掰开刚刚出炉的热烧饼，里面是一圈圈的麻汁酱缠绕，外面是一层白芝麻，吃起来根本不用配菜。尤其是那些拉地排车、蹬三轮车下大力的人，买来两三个热烧饼，坐在茶摊前喝一碗大碗茶或白开水，就是一顿饱饱的午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西市场部分地段需要改造，奶奶、父母和我就搬到西市场北门外的一个大杂院。我记得，当时大杂院里一共住了九家，都是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大户人家。院子西北角上有一口井，离地面有2米多深，老人们都说这是“懒水”井，不如泉水好喝，于是大家常年就用这井水洗衣、浇花、泼洒地面、夏天冰镇西瓜。生活中的做饭、喝水、泡茶、煎中药等，还是要用人们多年离不开的泉水。

西市场周边，关于人力车拉泉水、送泉水，是什么时间段消失的？老父亲记不清楚了。据我本人揣测，应该是与安装自来水管道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应该是一个新旧事物自然交替的过程，更是社会更新发展的必然规律。我记得，我们搬家过去，自来水管就已经安装到了马路两头的十字路口上。因为水管离家较远，所以家家都有一个扁担两个水桶，大部分的家里还继续用着原来的大水缸。开始我和妹妹用一根木棍抬水，后来就把两个水桶里各装上大半桶水，学着大人挑水。据说，那时自来水管子里流淌的，也是济南第一个自来水厂——趵突泉水厂直供过来的泉水。

【影像老济南】

## 济南第一代独生子女

□撰文/供图 阿雍

这张照片拍于1980年前后的纬北路派出所辖区，图片中的几个孩子是济南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行的时候，“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逐渐深入人心。第一代独生子女在很长的时间内和不能吃苦、娇惯、独立这些词联系在一起，从照片里孩子的衣着看，他们穿得明显比大人要好。

30多年过去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并没有如此前被批评的那样成为“垮掉的一代”，他们逐渐成长为社会中坚，并比前代人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计划生育政策也做了调整，二胎时代来临，图片里的孩子们，如今也该为人父母了，他们会要几个孩子呢？

